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張 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八

曆經
閏一年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
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

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
起兵斬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荆

雍在西謂帝以昏虐
居東故廢為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去年魏克雍州

五郡雍於用翻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即拓跋英魏既改姓元氏史因

而書乙酉魏主發鄴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令車駕始自鄴發辛

卯帝祀南郊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冲死見上卷上年魏

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也以

其貴寵亦令葬洛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

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留臺魏主還洛見留守官而冲已死故語及輒流涕念之之甚也守式又翻魏

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任音士離力智翻少

詩沼翻下同
不讀曰否

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

猶戴帽著小襖

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略翻襖烏浩翻袂衣也

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

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史言魏主汲汲於用

夏變夷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

謝罪

彪既得罪歸鄉里故迎魏主於鄴南

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

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

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

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

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為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

散悉但翻散載者不加繫縛

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為太尉魏主連年在外

魏主

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

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

菩薩桑葛翻

及帝在懸瓠病篤

事見上卷上年

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

蒙等為之心腹

雙姓蒙名姓譜顯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為氏

彭城公主為

宋王劉昶子婦寡居

昶丑兩翻

后為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

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

后為于偽翻強其兩翻

公主密與家

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為帝疑而秘之后

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

厭於葉翻又於琰翻

曰帝疾

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

文明太后后之姑也

其包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教也少詩照翻

當賞報不貲

貲即移翻貲之為言量也不貲言無

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

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

陳后淫佚之狀

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

勰音協

曰昔為

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

嫗威遇翻

老婦曰

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

能自死

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

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

稽音啟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

之猶如后禮

嬪毗宵翻

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

太子儲君也命不復

朝謁絕之不使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

恭宗女博陵長公主

景穆太子廟號恭宗長知兩翻

熙有三女二為皇

后一為左昭儀

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疎行尼魏主恣為之廢后非得罪於

宗廟也幽后所為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却

由是馮氏貴寵冠羣

臣賞賜累巨萬

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

公主生二子誕脩熙

為太保誕為司徒脩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

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

庶子妾御所生以此觀之魏以黃門郎與黃門侍郎為兩官同

直同直禁中也

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

所負而君無故詛我

詛莊助翻呪也

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

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

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

悛丑緣翻

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

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

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黥為平城民

及誕熙繼卒

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

幽后尋廢

太和二十

年幽后廢

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魏以彭城

王勰為司徒

勰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

城四十日

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

曰後魏馬圈鎮漢涅陽縣地圈渠篆翻

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噉徒濫翻

又徒覽翻

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

城中絹遂不窮追

史言齊師貪鹵掠以縱敵將即亮翻

顯達又遣軍主莊

丘黑進擊南鄉拔之

莊丘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謂任

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任音主

三月庚

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

守音狩凡留守大守之守皆同

以右衛將

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

攝七兵事者攝尚書七兵曹事

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遂為七兵尚書

弁精勤吏治

治直吏翻

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

魏收

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

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

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

張烈固守

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

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亦後穰縣地

甲申魏

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自

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

離力

智翻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

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

伺相吏翻間古

覓翻下間道同

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使疏翻勰

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摠軍要

軍要

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要杜預注云威權在已治直之翻

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

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

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

心寄謂推心以託之也

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

水經曰均

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

入沔謂之均口斷丁管翻

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

楚王建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

帝元嘉二十七年

陳顯達引兵渡水西

均水之西也

據鷹子山築城

人情沮恐

沮在呂翻

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

陳

陳讀曰陣

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軍主崔

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

幔莫半翻盛時征翻都甘翻

也負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

磧七迹翻

已亥魏收顯達

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左

軍將軍張千戰死

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

士卒死者三萬餘

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均口

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

于沔水謂之均口詳考經及注均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之均均口均實若翻

廣平馮道根

沈約宋志

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鄆陰北陽等縣按水經注朝陽

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易進難退

說輸為翻易以

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

進

鄴縣即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鄴縣屬焉馮道根廣平鄴人也水經

汚水自均口東南過鄴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鄴城郡隘烏懈翻鄴音贊列營相次

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

私屬者家

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

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洧均口

戍副

凡邊戍有戍主戍副

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

陳顯達之敗固是弱不可

以敵彊亦天為之也齊師潰於戊戌魏主殂於丙御史
牛儻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知不能轉敗為功和御史
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

顯達為江州刺史

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
癸卯以顯達為江州本傳顯達敗於

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
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
不容無故除江
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庚子魏主疾

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

記曰天
子理陽

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
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

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

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

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

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亮事並見前

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畢命

古語有之士為知己者死為于偽翻

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

託靈

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

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

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

過耳今復任以元宰

復扶又翻

摠握機要震主之聲取罪必

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

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

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猶終不免於高肇之

手況咸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

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

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

懋美也

與白雲俱潔厭

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

紱音弗少詩照翻鄭康成曰綢繆猶纏綿

也綢直留翻繆莫侯翻

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

其冲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鎮南

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

尚書宋升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大尉禧尚書右僕射澄

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

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

號高祖

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

間古覓翻

嘗從容謂咸陽王

禧等曰

從千容翻

我後子孫邂逅不肖

不期而會曰邂逅肖似也不似其先曰不

肖邂逅戶懈翻迨胡豆翻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

為它人有也

以禧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啟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胎之

親任

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

處心公平推誠于物

處昌呂翻

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

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

常多闕略嘗于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

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

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

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朏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

未嘗不身

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

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

粗坐五翻去羌呂翻剗楚限翻

在

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

踐息或伐

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

浣濯而服之寧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

碎羊骨

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髀骨羊骨唯髀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

射禽獸

無不命中

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

及年十五遂不復畋

獵

復扶又翻下同

帝謂內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主威福

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

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

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

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兵追掩以相逼

乃秘

不發喪徙御卧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

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

宛

元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歛

魏書禮志卧輿飾如乾象輦丹漆駕六馬

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广作廳棺古玩翻歛力

贈還載卧輿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

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

史言

魏孝文之殂執羈縻守社稷者皆能以常處變不動聲色盖其善用人之效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太子

至魯陽

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罷州置魯陽郡

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

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

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

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

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

推誠謂推誠於東宮官屬也盡

禮謂事嗣君盡禮也卒子恤翻問古覓翻

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

變久之乃入

亦疑勰有異志也

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

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

長知兩翻

彥和握蛇騎

虎不覺艱難

勰字彥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罕有能免於螫噬者故以為喻

禧曰汝恨

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

秋卿白整入授后藥

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

后走呼不肯飲

走且呼也呼火故翻

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彊之

乃飲藥而卒

彊其兩翻 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顧任城王澄曰任城

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曰詔司徒勰徵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按馮后傳梓宮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勰傳高祖崩勰過秘喪事遣張儒徵世宗亦無高祖詔勰徵太子事 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

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

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去羗呂翻 行下孟翻

謚曰幽皇后

謚法壅遏不通

幽曰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

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長陵

長陵在瀍西

廟號高祖魏

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

等七州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使疏

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

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已上

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羈旅

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已上

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

告肅謀逃還江南

降戶江翻

澄輒禁止肅

禁止不令入宮省

表稱謀

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

出為雍州刺史

任城王澄之才畧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議澄每出辭氣加

萬乘而軼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況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

身者幸也雍於用翻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

高氏

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

據后傳陵在長陵東

南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

颺余章翻

以其嫡孫猛襲爵

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

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

徵也魏真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

衣幘引見

見賢遍翻

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赫明也奕

盛也為高肇以擅權致禍張本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

以下皆遣還家

魏高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位視三公

帝自

在東宮不好學

好呼到翻

唯嬉遊無度性重澀少言

澀色入聲

及

即位不與朝士相接

朝直遙翻下同

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

應敕等

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應於證翻

是時揚州刺史

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

祐音石

右將軍

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內省在禁

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更工衡翻

雍州刺史蕭衍聞

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

張弘策范陽方城人
行母張氏弘策

之從父弟雍於用翻從才用翻

一國三公猶不堪

左傳晉士為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

適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

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

行凡懿時為益

州刺史

乃密與弘策脩武脩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

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

北流注于沔即劉備乘的盧墮處也驍堅克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

積茅如岡阜

大脊曰岡大陵

阜皆不之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

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

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先悉薦翻

徐孝嗣

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

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

說輸為翻

下又自說同

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

圖謀

也謀相滅也或曰圖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翻

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

左右慄輕忍虐

媒私列翻近其靳翻慄匹妙翻急疾也輕區竟翻

安肯委政諸

公虛坐主諾

言必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嫌忌積擁虛位有可無否惟主作諾而已

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

趙王倫事見八十四

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遍翻

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

人徐孝嗣聽人穿鼻

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

江祐無斷

斷丁管翻

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

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

後卒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心

郢州控帶荆湘

郢州當荆湘下流二州之所赴

集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

治直吏翻朝直遙翻

世亂則

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

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

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

為于偽翻
易以鼓翻

此桓

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

初揣

委翻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

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

憺從
濫翻

初高宗雖顧命羣公

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

顧命見上卷上年江祐江祀
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

故寄以
腹心

二江更直殿內

更工衛翻
更迭也

動止闕之帝稍欲行

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

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

任

會工外翻茹音如

祐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祐曰

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

立異為乖不順指為反

祐曰但以

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

夏戶雅翻

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

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

肫之春翻鳥藏曰肫又徒渾翻豕也

帳下詔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

復扶又翻又也

寶玄恚曰

舅殊無渭陽情

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

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
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

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誤矣悲於避

翻

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祐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祐密

謀于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祐

祐弟祀亦以少主難保

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

勸祐立遙光祐意

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

起復

者起之於苦塊之中使復其位也

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

服若復為此

復扶又翻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

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

言耳遂還宅行喪

蕭坦之冒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廢立大事不欲預其禍託此以引避

耳 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王少脫不堪負荷

朓土

了翻荷下可 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

翻又如字

非以此要富貴

要讀如遼

政是求安國家耳

政與正同

遙光又遣

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

渢房戎翻

欲引以為黨

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

朓懼以郎兼卿事

本無足懼其

所懼者以己為遙光所引用將懼其難也

即以祐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

率所翻

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

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

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柝遙光欲出朏為東陽郡

朏常輕柝

謝朏以人門輕江柝

柝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朏付廷尉

與孝嗣柝暄等連名啟朏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

禁間謗親賢

乘繩證翻間古苑翻

輕議朝宰朏遂死獄中

謝朏以告王敬

則起摧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徼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

暄以遙光若立已

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柝議故柝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

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

曇徒含翻刺七亦翻

曇慶見暄部

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柝謀帝命收柝兄弟時祀直

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

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中書省

見賢初遍翻

初

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

斬敬則見上卷明帝永泰元年

祐執不與

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祐執不與當為此也

帝使文曠取祐

取謂殺文曠之也

文

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

不讀曰否

并弟祀皆死

劉暄聞祐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暄自知禍將及已

帝自

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

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

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

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節

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

晡後造朝帝復

不出故際闇而遣退

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

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

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為一省謂之尚書五省案文案也藏之以為案據尚書用黃札故曰黃案

帝常習

騎致適

致極也適歡適也

顧謂左右曰江祐常禁吾乘馬小子

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祐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

帝誅祐兄弟獨祥免死配東冶

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

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

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柘被誅

被皮義翻

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祗罪遙光懼

懼禍及也

還省省謂中書

省也遙光時為中書令

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

還東府遂稱疾不復

入臺城號戶高翻

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

先悉薦翻卒子恤翻

其

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

者甚盛

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

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

遷為司徒使還第

遷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

召入諭旨遙光恐

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

二州部曲自荊州豫

州來者

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

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

仗兵仗也

又召驍騎將軍垣歷

生

驍聖亮翻

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

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

露者露髻袒者肉袒

向臺

向臺而走欲入言其

事道逢遊邏主顏端

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邏即佐翻

執之

見坦之露

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

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詞問知實

火詞

迺所候伺謂之詞

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

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

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薪燒城門薪

歷翻崔也說輸為

翻帥讀曰率下同

曰公但乘輦隨後

輦與興同

反掌可克遙

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

行賞賜

上時掌翻

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

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

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

據梁書沈約傳約時

為左衛將軍

馳入西掖門

掖音亦

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

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

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

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

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

之屯相宮寺

湘宮寺宋明帝所起

左興盛屯東籬門

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

而已無郭郭東府在臺城東故

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

大橋

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

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

宋元嘉中彭城王義

康為司徒徙居東府於

東府之側起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

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

東府之衆情也沮在呂翻

暢衍之弟昭略文

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

虎命斬之

稍色角翻降戶江翻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

考異曰歷生出戰為

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遙光大怒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

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

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

人反拒齋閣皆重關

著陟略翻恰苦
洽翻重直龍翻

左右並踰屋散出

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

扶音蒲匐
蒲北翻

軍人排閣入於閤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

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

光作亂謀欲應之

欲以江陵應之
也將即亮翻

西中郎司馬夏侯詳

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
陵以夏侯詳為司馬夏侯雅翻

呼紹議事因斬之州

府以安

州荊州府西
中郎府也

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

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

沈文季加鎮軍將軍號本職如故

蕭坦之為

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

帝即位之初坦之為右將軍遙光既平使

為右僕射丹楊尹而右將軍軍號如故

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

州刺史沈陵來降

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降戶江翻

陵文季之族子也

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州刺

史京兆王愉年少

少詩照翻

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

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

敕戒也

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

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來奔

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濱淮諸

成以有備得金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

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根連株逮則沿邊豪傑懼罪必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

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

遙光既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于宋

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

齊南徐州

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

江祐等既敗帝

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

橫戶孟翻

時人謂之刀敕

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

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

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

也狠戶懇翻屢卑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下同

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

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

沈約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從才用翻守

式又翻

未發

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

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

應無它

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

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

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

數百

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

還以啟帝原其

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

茹音如

帝曰暄是我

舅豈應有此直閣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

明帝

高帝兄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

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

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

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

舅焉可信邪

焉於虔翻何也

遂殺之曹虎

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誘音酉食讀曰飮荒客自壘中及化外來者

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

雍於用翻稱尺證翻

帝

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

坦之虎新

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

不可在人後

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而非所以貽謀

燕翼子也

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數所角翻

皆發於倉猝決意

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史言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搖心

九

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

張冲為豫州刺史

壬戌以顯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

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

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

曰白衣左右茹音如

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

之使下

推吐雷翻

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

陽平王新城魏高祖之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

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

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內水今謂之中

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

作亂李連不能制

杖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

同異

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

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

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

賁音奔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勸行廢立孝嗣

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

也須待

閉城門

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

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病不預朝權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朝直

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負外僕

射

文季雖為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負外僕射

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

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

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

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

甌小器也所以盛酒

曰使作破面鬼孝

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

卒子恤翻

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

尚山陰公主

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

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

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

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嘆曰家門

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曇亮徒舍翻吭戶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

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

高武舊將

將即亮翻下同

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

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

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

為翻

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

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

酣戶江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

特

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

禮大

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

拒魏事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

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

甚喜樂音洛顯達自馬圍敗還除江州刺史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

甚不悅蓋求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

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

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

朝直遙翻數所具翻

云欲奉建安王

為主

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為郢州刺史

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

郢州治夏口在

尋陽

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擊

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

驍堅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

宅

姥莫補翻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為秦州

刺史

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

石

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翻

建康震恐甲申軍

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

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

石頭城
西有橫

壠謂之
落星岡

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

守舒
救翻

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

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

稍色角翻
折而設翻

臺軍繼至顯達不能

抗走至西州後

據蕭子顯齊書顯達
走至西州後烏榜村

騎官趙潭注刺顯

達隆馬斬之

顯達傳云潭注稍刺顯達落馬蓋盡力注
稍而刺之也騎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

今僚官也騎奇
寄翻刺七亦翻

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

庾炳之柄用於
宋元嘉之季

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

纓索山客翻著陟略翻左傳衛侯輒既立其父蒯聩入爭國劫衛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賁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吾不

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軍請

命耳

為于偽翻軍當作君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

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

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

置空宅

所謂屏除也

尉司擊鼓蹋圍

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

鼓聲所聞

聞音問

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

格擊也 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

不驅常以三四更中更工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

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號戶

塞悉則翻不知所過言雖奔走而路斷四民廢業樵蘇

路斷吉凶失時吉謂冠婚凶謂喪葬乳母寄產乳儒遇

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郵置仗人防守

謂之屏除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

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觀其男女又嘗至定林

寺

定林寺舊基在將山應潮井後

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

射之百箭俱發

射七亦翻

帝有弩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

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好呼到翻

擔都甘翻幢傳江翻幡也高居號翻

自制擔幢校具

校具猶言器械也

伎衣飾以

金玉

伎渠綺翻

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

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

著則略翻褶音習

執七

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

解取腰邊蠹器酌水飲之

冒莫北翻又如字穽疾正翻騁丑郢翻蠹憐題翻瓠瓠也

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贏古字通於蠡贏之復上馬馳
為量小傳曰以蠡測海言不能極其量也

去

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

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

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

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

暇息

史言帝之昏狂甚于
宋徽宗王射而亦翻

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

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
品歷隋唐至今猶然

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

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

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稱尺
證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九

上章執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

西序寢

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朝直遙翻下同

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

仆飢甚

僵居良翻

比起就會

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而不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比

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
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 忽遽而罷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

誅大臣

數所角翻下數遣同

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

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充州

事見上卷上年意

不樂內徙

樂音洛

會陳顯達反

亦見上卷上年

叔業遣司馬遼東

李元護將兵救建康

將即亮翻

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

使疏翻衆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皆為直閣在殿中

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

余颺

章翻說輸為
翻下等說同

徐世擲等以叔業在邊

擲與
標同

急則引魏自

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

停本任

宗人同宗
之人也

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

親人所
親信者

問蕭衍以自全之計曰

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

復扶又翻下
可復復奔同

不若回

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

言若降魏不
失爵賞也

衍報曰羣小用事

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

之

蕭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華言耳

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

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

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

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

處

昌

河南公寧可復得和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

裴叔業之

問蕭衍之報雖二人者所志有大小而齊之邊鎮皆有異心矣帝誰與立哉

叔業沈疑未決

沈持林翻沈疑沈吟疑慮也

乃遣其子汾之入建康為質

質音致

亦遣

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

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

問以入

魏可不之宜

不讀曰否

真度勸其早降

降戶江翻下同

曰若事迫而

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和戶建康人

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

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昕許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

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勰音以叔業為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

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使疏吏翻庚午

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壽陽自東漢以來為

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治所今復其舊總音協

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

難當之孫也

楊難當氏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眼下二將字皆息亮翻魏兵未渡淮

已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

日謀不定

卒子恤翻監工銜翻

前建安戌主安定席法友等

北史曰魏

正光中羣蠻出山居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邊城郡治期思則建安戌亦當相近隋改期思縣為殷城縣取縣

東古殷城為名至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為元護非商城避宣祖諱也後省為鎮入光州固始縣以

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

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安定人不同州

部蓋並僑居襄陽遂為鄉曲

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

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兗州刺史李

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

弼為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

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即其地也雍於用翻

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

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

帥讀曰率

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

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

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涪

音浮將即亮翻下同

不如少緩更思後計

少詩沼翻

奉伯不從悉衆入

山大敗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

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

蕭子顯曰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

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屏必鄙翻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

圍內即屏除長圍之內也騎奇寄翻

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

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

峴戶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

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至今猶帶

交州刺史蓋以其阻險不逼逼
以兵威而後至廢棄不用也
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

帥衆萬餘屯死虎

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

帝泰始三年劉劭破劉順於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
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

泝淮而上

上時掌翻

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

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

城王勰王肅擊松柏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

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

魏兵南來

齊兵北向建安皆為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
要衝之地故曰彼此

保

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齊司州治義陽若增建安之兵北斷魏援東臨壽陽則壽陽難保 惏然

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成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降戶

已

亥魏皇弟桃卒

桃他彫翻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

直閣將軍密與之約

約為變也

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

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

三帝高帝武帝

明帝也荷下可翻下人荷同

當顧託之重

明帝遺詔慧景與劉劭悛蕭惠休同任心膂 幼主

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

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

恭祖守廣陵城

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

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

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

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

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

誅事見上卷上年

詔令離昏寶

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

守城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下同

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

京口

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邑于戚因以為姓漢有慧戚夫人又有臨轅侯戚鯁助鎮者助寶玄守

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

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詔議柳惺分部軍

衆

惺署陵翻

寶玄乘八捆輿

捆輿

古郎翻

又居浪翻

捆舉也

八人舉之

即今之平肩

輿輿不惟不蓋

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輶車下施八捆人舉之

字林曰捎捆舁也

手執絳麾隨慧

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

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

驍堅堯翻奇寄翻

寶玄遣信謂佛

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

朝直遙翻

斷音短下所斷同

佛護

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

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

射而亦翻

因合戰

崔覺崔恭祖

將前鋒皆荒倉善戰又輕行不爇食

僖助庚翻爇即
變字取亂翻

以

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糧

舫甫妄
翻下同

每見臺軍城中煙火

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

復扶又翻下
乃復帝復同

以此飢困

元稱等議欲降

降戶江
翻下同

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

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

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

之從曾孫也

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
顯及宋武帝從才用翻

慧景至查硎

查鉏
加翻

硎戶竹塘人萬副兒

萬副兒善射獵能
捕虜來投慧景

說慧景曰

說輸
芮翻

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

出其不意耳

築道陂陀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上時掌翻

慧景從之分

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

城中即湖頭所

築壘中也鼓叫者既擊鼓又叫呼也柳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即鼓譟也臺軍驚恐

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

慧景於北籬門

帥讀曰率下同

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

興盛

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

樂游苑在玄武湖南樂音洛

崔恭祖

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

掖音亦

宮門皆閉慧景

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

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

淮渚秦淮渚也

慧景擒殺之宮中

遣兵出盪不克

盪度朗翻又他浪翻

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

蘭臺

御史臺也

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隨方

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

文惠太子

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

陳顯達之

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

明帝永泰

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陳顯達反帝復召之故昭胄懼禍而逃難

乃旦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

宋白曰永新縣本漢廬陵縣地昭胄子良之子也竟陵王子

良武帝次子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

胄寶玄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意向之猶豫未知所立竹

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

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

多不從言費功為多也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到翻義亦理也

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曉也音戶買翻頃法輪寺對客高談客謂何點恭祖深

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懿將兵討壽陽也小峴將即亮

翻峴所

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使疏吏翻帥

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自採石濟江頓越城

舉火城中鼓叫稱慶城中臺城中也恭祖先勸慧景遣

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斷音短西岸兵謂蕭懿慧

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降戶至是恭祖請

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

事藝高強者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昧旦天微士皆致

岸秦淮南岸也

資治通鑑

九

元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柅阻淮

朱開

崔柅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為固

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

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

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夜

降伎渠綺翻驍堅克翻

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

為于偽翻為慧景戰也

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

秦淮北岸即臺城

慧景餘衆

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

鰲浦

從才用翻鰲戶買翻

為漁人所斬

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冲為南兖州刺史

崔慧景於廣陵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興盛督衆軍寶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北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回軍十二日攻陷竹里按長歷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是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

覺以兵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愷沈
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脣齒
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
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便
率大衆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
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又云時柳愷別推寶玄
崔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慧景嫌之巴陵王
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
此聲頗泄愷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至蠡浦
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蠡浦戍斬
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城而
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玄柳愷豈能
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云以頭內鮑籃擔送建康
為戍自相違錯今並從齊書以頭內鮑籃擔送建康
由翻鮑魚今江淮間湖蕩河港皆有之春二月時人取
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鮑籃

所以盛
繡者

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

少時言不多時也

覺亡命為道

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

東城即東府城

士民多

往投集

往投寶玄而集於東城也

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人名

朝直遙翻

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

昏暴之君

豈無一言之幾乎理東昏侯此語是也復扶又翻

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

後堂以步障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

晉志

曰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

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

處昌呂翻

點不顧及圍

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

何點門世信佛齊朝累徵不就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

故為慧景逼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召往赴其軍

暢謂茹法珍曰

茹音如

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

言何點若

不與慧景講義則慧景日以攻城為事安危未可量也誘音酉易以鼓翻量音良

以此言之乃

應得封帝乃止點肩之兄也

何肩隱於會稽若邪山

蕭懿既去

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

復扶

又翻下當復同

五月乙巳詔以肅為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

豫州刺史西豐公

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夏戶雅翻

壬

子大赦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

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

賞取壽陽之功也

太陽蠻田育丘等

二萬八千戶附於魏

作太陽當

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丑

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

崔慧景自南兖州還兵而南徐州之人從之進圍建康而建康

之人又多從之既大赦而誅縱失實故又曲赦三處

先是崔慧景既平

先悉薦翻

詔赦

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無罪而家富者

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

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

咺呪晚翻惡如字不善也

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

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

將軍徐世擿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

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

權實在世擿世擿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

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貸主惡耳

儂吳語我也如音如

法珍

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惡烏路翻

遣禁兵殺之

世擄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

敕王咥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

慶及茹法珍為阿丈

前漢書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注丈人尊老之稱阿鳥

葛翻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

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

田宅貲財莫不啟乞

啟上而多所求乞

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

慮後患盡殺其男口

被皮義翻

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

數所角翻

時人謂捉刀應

敕之徒為刀敕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

四

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曰奄於檢翻劉曰於驗翻徐曰於劒翻今讀作閹音於炎翻

號為張子

張褚羊翻狂也

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梅蟲兒

之徒亦下之

朝直遙翻下遐嫁翻

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

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懾息猶言惕息也懾懼也屏氣

而息詆丁禮翻訶虎何翻懾之涉翻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

言盡藩臣

之禮吐從暇入聲谷音浴

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

其隣國

稱制於其隣國示居臨之

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使疏更翻

冠軍

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

是年春伯之攻壽陽敗退今再

攻之冠古玩翻驃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
匹妙翻騎奇寄翻

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勰音協將即伯之防淮口

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于淮永去淮口二十餘里

牽船上汝水南岸上時掌翻下同以水牛挽之水牛形力倍於黃牛挽音晚

直南趣淮趣七喻翻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

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守壽陽而

援兵不至其心孤危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故云然復扶又翻

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諸王與任專方州者皆得下教於其

屬故云 教旨 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

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

分扶閭翻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黎漿北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

於肥口以逼壽陽也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

淮南遂入于魏 壽春縣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伯之既敗建康尋受兵遂不能爭壽陽

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

召勰還洛陽勰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 中山

也去年魏命勰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 魏主不許以元
故乞還本任還從宜翻又如字下同

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

持節代之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

出市里遊走未還也

宮

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

謂不敢輒開後宮門

比及開死者相

枕

比必利翻枕之任翻

燒三十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

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

後漢張衡

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

帝乃大起芳樂王壽

等諸殿

樂音洛

以麝香塗壁

麝狀如小麋其膺有香華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

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迹它所慮為人所獲人反以是蹤迹其所在必掩羣

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繫且死猶拱四足抱其臍麝神夜翻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也副不

能稱其欲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速之意也

又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以使

金折錢輸官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折之舌翻

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華讀曰花又訂出雉頭鶴髦白鷺

縵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蓋取平議而賦之之義雉頭上毛細而色紅鮮如錦晉程據緝

以為裘鶴髦鶴翎毛也白鷺縵鷺頭上毛也鶴髦鷺縵皆取其潔白詩疏曰鷺水鳥毛白而潔頂上有毛毵毵

然此即縑也爾雅釋名曰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旛攤名之曰白鷺縑陸機曰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毳然與衆毛異髦音齒兩翻縑音倉回翻

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

為人于偽

翻下不為同見賢遍翻

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歛

重直用翻

更居孟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號戶高翻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戰於長風城

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虞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院所謂大

隧即黃峴關直轅冥院乃武陽平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

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
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
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
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
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鎮懷寧漢皖縣
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懷寧
蠻左名子陽等敗還

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
傳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
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
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

說輸為翻

下說帝同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

況於亂朝何以自免

朝直遙翻下同

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

行伊霍故事

使之廢立也

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

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

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

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已必將束手就死

史徐曜甫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

弟九人數衍暢融宏偉秀愔愔

愔愔徒敢翻又徒濫翻

懿以元勳居

朝右暢為衛尉掌管齋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

門

謂出臺城門而遊走也

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暄之

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

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屢卑義翻

又博計翻茹音如咍况晚翻

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

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邪

史言蕭懿忠於齊室

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

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

於雍

用翻時以襄陽為雍州治所言行必將舉兵也為于偽翻

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

人發之者

史言人心皆為蕭懿兄弟覆護

唯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

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

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

好呼到翻樂音洛幹用也謂臨事有幹用也

故委

以權任雖有遺詔

遺詔見上卷上年

復為世宗所留

謂出當方面復入為

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

勰每垂情願常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

嚴若神折旋合度

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

出入言笑觀

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

過失雖間居獨處

處昌呂翻

亦無情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

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史言彭城王勰為魏宗室諸王之秀

十一月己亥

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竿戍

下竿戍在沔北直襄陽東北竿側百

翻又在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豫元年桓誕降魏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

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

使為刺客

刺七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

遣卿見圖今日間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

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

艦戶

植退謂紹叔曰雍

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

易以鼓

偽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

南峴蓋

翻

即馬鞍

山相持慟哭而別

各盡力於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

及懿死行聞之

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

瞻等入宅定議

宅謂州宅也

考異曰南史云茂與梁

驍名帝又惜其用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

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

結兄弟披推腹心按茂若與武帝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茂亦安能便響應今不取茂天生之

子

王天生事齊高帝及袁粲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帝

慶遠元景之弟子也

諸柳雍州豪望世不乏人

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

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

考異曰齊帝紀十月梁王起義兵於

襄陽誤也令從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蘇

遭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榜呂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榜與櫓同僧珍具櫓事見

上卷元年然僧珍所具者數百張櫓耳安能給三千艘耶每船付二張蓋給諸將所乘之船耳是時南

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

南康王以西中郎將鎮荊州穎胄為長史行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

守又式翻將即亮翻

就穎胄兵使襲

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謂

荊州官屬府謂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行書宣布此聲也上時掌

西中即府官屬翻雍於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襄陽被邊人皆習兵

故荊州加以脣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

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復扶又翻下衍復非復復不州復豈

復佐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復同穎冑得書疑未能決山

陽至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郢州今岳

州即其地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

王國官有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

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令段乘驛甚

急今段猶云今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行事兄弟謂云

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

蓋天虎之行衍亦天虎是行事心膂據穎曹傳天虎穎

未嘗以一語屬之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於衆口判相嫌貳判決也嫌疑也則行事進退無以自

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

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山陽至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

毫抑抑天奪其鑒也

立江安縣屬南平

郡水經注江安即公安晉平江南杜預罷華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郡為南平郡治焉遲回十餘

日不上

自江安至江陵沔江北上而後至上時掌翻蕭子顯齊書曰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

類

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

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

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壬翻

闡文曰蕭雍

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

畜許六翻

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

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

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亦此意今若

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

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

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

足累息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

今幸在遠

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

藉借也音慈夜翻

獨不

見蕭令君乎

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

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

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

冠古玩翻

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

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詰去

吉翻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

門入城門也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降戶

江翻柳忱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穎胄慮西中郎司馬

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近詳求昏未之許

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

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

纂集也嚴裝也纂嚴纂集

行裝也纂嚴一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教

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

前鋒諸軍事

使疏吏翻下同

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

事

行謂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

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已眾

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

夬古邁翻

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垣

詔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

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貴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

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

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

起寺為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

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

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

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

驍銳者以氣勢為用

事事

相接猶恐疑急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

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是以巧遲

不若拙速

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

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昔武王伐紂行逆

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

號不許十二月頴胃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

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數所具翻頴胃遣冠軍將

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寶積也冠古玩翻西中郎參軍南郡

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冲也夏戶雅翻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

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

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帥所類翻詳密召之亶自建康

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

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時以宣城南琅

和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國蓋以明帝自宣城王入纂大統故假宣德太

后令以是肇封

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

如故須軍次近路

也須待

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

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

說蕭衍為翻

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

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

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

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

故自蘭艾同焚

蘭有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

若

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蕭衍此言已有代齊

之心特權宜推奉面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

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

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為實土叡曰陳雖舊將非

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其赤族宜矣定

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州刺史當方面摠兵權故曰州將將即亮翻乃遣

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帥讀曰率下同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漢屬京

北宋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馬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改華山郡為宜城郡唐為宜城縣屬襄州華戶化翻絢縣翻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

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

馮道根鄴人鄴縣時屬廣平僑縣勝丞翻

梁南秦

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之兄也

惔徒甘翻

帝聞劉

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滄為雍州刺

史

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滄古外翻

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

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

拒西師

荆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姓也音居乙翻又

元

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

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

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

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

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

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

蕭穎胄與武寧太

守鄧元起書招之

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武寧郡屬荊州五代志竟陵郡樂

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郡縣地至我宋廢縣為樂鄉鎮入長林縣

張冲待元起素

厚衆皆勸其還郢

還郢州也

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

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

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

之罪

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郡人也守武寧其母留鄉里朝直遙翻

即日治嚴上

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

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夏口觀者不以史文先

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

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

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

水經注白沙戍在黃陵廟北黃陵廟舜二妃廟

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

寶積懼請降

降戶公則入長

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

沙撫納之 是時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萬餘自漢

中北出規復舊地

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
明帝建武四年將即亮翻下同

魏

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

辯皮
覓翻

遺集始書

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

遺于季翻
復扶又翻

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

集始降齊魏人削其所授
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

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
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